



年龄渐长,发现自己的阅读渐渐变成了重读——重温以前熟悉的那些经典,或者将原有的边界往外略作延展,比如某位大家的另外一些作品,相关的背景资料、研究著作等。及至偶然读到一位年轻的“90后”作家陈春成的《竹峰寺》,真有惊艳之感。如同在我平静无波的阅读中,投入了一颗温润的雨花石。“石头”本身经得起细看,其与我以往阅读的异质性,又在湖面上荡开一层层涟漪,带来一波波惊喜。

我并非专业的文学批评家,对小说的理论分析和文学史地位的判定等,且留给专家。作为一个普通读者,我感觉到了一种超越年龄的契合,小说中有些句子古韵悠然,有些感觉细腻忧伤,真是深得我心。

我在网络上搜索了一下这位作家的资料,发现其相貌俊朗,甚至有点明星的感觉——有不少读者都注意到他的这个特点,有一位还使用了这样夸张的表达:“他不仅非常年轻,而且还非常帅。物理意义上的帅。”我一时很难将那些沉静深邃的文字,与这样的容貌对应起来。这大概也是一种容貌偏见——颜值高的人,似乎太容易获得外界的肯定,就不必费力去经营内心世界了。

可事实并非如此,就像美艳的玛丽莲·梦露,她的阅读书单却令人吃惊,其中竟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绝不美艳轻盈的厚重之作。有评论指出:梦露有一种内在的孤独和忧郁。她渴

●小说中的衣食住行

去山里,埋个瓮

周春梅

望被认真对待,渴望提升自己。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探讨人性深度、苦难和救赎的作家,或许是她试图理解世界和自身痛苦的一种方式。她既是聚光灯下光芒万丈的性感符号,也是在私人时间里独自沉思、通过文学寻求慰藉的知性女子。

回来谈陈春成和《竹峰寺》。由于篇幅有限,只说一个细节。卡夫卡有一篇小说《地洞》,小说中的“我”为自己挖了个地洞,试图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上建造一个安全的小小的庇护所。但“我”总是听到一种不知道到底是哪里传来的“嘶嘶”声,提醒着“我”另一位挖掘者的存在,提醒着“我”如此冷酷的现实:人在这个如此广阔的世界里,却找不到一个小小的家——无处可逃,无家可归。我们只是“渺沧海之一粟”,但到哪里去安放这粒粟?还有那无法完成的自我确证,永难抵达的终极意义。对于我这样高敏感的读者来说,卡夫卡的书写如此迷人,又如此冷峻,甚至具有一种尖锐的伤害性,以至于我不敢集中地、长时间地沉浸其中。

陈春成在《竹峰寺》中写到一个埋在地下的大瓮,却带给我截然不同的阅读体验:确定感与生命力。据说这

个可能是清末时埋下的大瓮叫作听瓮,最初的目的是让人躲在里面,听到十几里开外的声音,如有什么兵马动静,就可以早作防备。许多年过去了,小说中的“我”躲在里头,当然不是为了听“军情”,他说自己油然而生一种安全感,像回到了自己的洞穴。此洞穴非卡夫卡之“地洞”,他听到的并非可能存在的自己对其一无所知的攻击者发出的“嘶嘶”声,而是“空气的流动声、遥远的地下水冰凉的音节,甚至溪流拂过草叶时的繁响”。总之,是土壤深处种种奇异的声音。

最震撼“我”的,是“黑暗中传来一阵隆隆的响声,像厚重的石门被缓缓推开,片刻又寂然了”。“我”询问寺中的僧人,一位回答说是山峰生长的声音。山峰不是一点点匀速长高的,而是像雨后的竹笋,一下一下地拔高。也许几个月拔一次,也许几年。另一位则说是土地公的呼噜声。大地的声音,如此温厚,让人联想起让人安心的长者;山峰的声音,是生命萌发和生长的声音,让人联想起跃动双腿、用小小的手去触碰天空的孩童。小说中的“我”,在这个瓮构成的地下洞穴里,无人知晓,舒服极了,精神也逐渐恢复,让现实中的我如此向往。

我突发奇想,到山里的某个角落,甚至只是城里的某个角落——比如我常去的小公园,就有这样的偏僻无人之处——也挖个洞,埋个瓮。这样,我就几乎可以零成本地为自己营造一个真正的安心之所。

单位新来的同事小吴嘴特别甜,很喜欢夸人,同事们都被她夸过。有人说她爱夸人,情商高。她并不否认,还打趣说这是她的职场“夸夸术”,爱夸人的人运气不会差。她还强调说:“我的夸赞可是真心的哦!我真心觉得大家都是我的前辈,每个人都有太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。”

我领略过几次小吴的“夸夸术”。那次单位组织活动,我做了最后发言。结束后小吴冲着我一脸灿烂的笑:“您的发言太有水平了。咱们单位这些老员工就是厉害,跟你们学习,我的水平肯定蹭蹭提高!”小吴最常说的话是:“您说得太精彩了!”“您这个办法太好了!”“我太佩服了!”可是不久后,我发现小吴的“夸夸术”太过泛滥。单位里无论是谁,都经常被她夸。从工作能力到工作态度,从言谈修养到穿衣打扮,她主打一个“夸夸夸”,丝毫不会吝啬溢美之词,有点让人招架不住。

小吴入职一段时间后,单位里有些人开始对她议论纷纷。有人说:“小吴这人热情有余,真诚不足,让人觉得有点虚伪。”我觉得小吴本质上倒也谈不上有多虚伪,只是她的职场“夸夸术”用得太过火了,大家都觉得她的话有了几分假。别人听她的夸奖话太多,渐渐觉得麻木,后来慢慢就有点反感了。单位领导对她的态度,也没有因为她的善夸而更好,反而对她比较冷淡。这一点跟教育孩子类似,有人说“好孩子是夸出来的”,但不适当的夸奖反而会适得其反。职场上也是一样,真诚得体的夸赞确实能够表达欣赏之情,给别人以鼓励,从而拉近彼此距离,收获良好的人际关系。可如果把夸人当成职场处事技巧,滥用“夸夸术”,也会让人避之不及。

职场上的赞美,其实是很微妙的。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,一个人轻易不夸人,他(她)的溢美之词反而足够有分量。也可以说,当赞美的语言比较稀缺时,反而能够引起人的重视。你在夸别人之前,可以先想想为何夸赞他们,你的话会带给别人什么样的感受,而不是毫不走心地一味“夸夸夸”。那种“嘴甜”过于敷衍,给人虚情假意之感。慎用职场“夸夸术”,不仅是对同事的尊重,也是对人际关系的一种敬畏。

很多刚入职的年轻人,都希望打造情商高的人设,以此来优化自己的人际关系,让自己在职场中更加自如一些。你在职场的价值不是靠赞美同事来堆砌的,而是靠解决问题的能力、认真负责的态度和同事之间的默契合作来实现的。职场不是夸夸其谈的秀场,让每一句肯定都言之有物,让每一次赞美都发自真心,你才能真正在职场中立足。

王国梁

职场慎用「夸夸术」

谎言

尚九华

许多人曾对他说过谎,也曾听信过谎言。我们都会尽量避免说谎或轻信谎言。

然而,有一种谎言我们往往难以防范,甚至根本不会设防,那就是对自己所说的谎言。例如,说自己天生不是那块料、永远比不上邻家的孩子、智商和情商都不如人、注定无法成就大业……这些否定自我的话语,是放弃之后的托词,是失败之后的推卸。

人要想活得洒脱、精彩,首先不要对自己说谎。

●网络新词语

人老了干什么都让人心酸

刘玉杰

“人老了干什么都让人心酸”这个梗的核心,在于用一种同情又略带调侃的语气,描述中老年人因身体机能下降、精力不济或是跟不上时代变化,做事时显得比年轻人笨拙、吃力。后来这个梗的适用范围不再局限于年长者,也被用来形容各类“做事不容易”的场景。

它的常见使用场景主要有两种:一是针对明星或公众人物,用来调侃

中老年明星的公开状态。比如一些曾经红极一时的歌手、演员,在综艺节目或网络视频里努力想跟上年轻人的节奏,却因体力、反应大不如前而显得力不从心,这时评论区就常会出现类似的调侃。二是聚焦普通人的日常,比如家中长辈学习使用高科技产品,或是尝试年轻人的潮流活动时,难免会显得吃力、手忙脚乱,网友刷到这类内容,也会留下相关评论。

论教育

张建业

样,没有哪个要特殊对待。教育者所行、所思、所言只有两件事:一是把好学生培养好,二是将差学生尽力培养好。实际上,在我的内心中是将其归拢为一件事:没有差学生,只是性格特点不同、行为习惯有异、家庭素养略有长短罢了。

于是,我将学生看成英才,也知道他们以后一定会成为各行各业的英才。人生之乐不是自己成为英才,而是做了英才的老师。

对于学生来说,我甚至不是一名老师,而是一块磨刀石,为学生磨砺人

生之剑,披荆斩棘、栉风沐雨、勇敢前行,然后向内心挥舞,割倒重重荒草,收拾出宽阔心田。

然后,我是一湾清水,用传统文化浸润孩子;我是一团元气,以家风力量梳理家长;我是一道亮光,凭内心良知来照亮自己。

国学的内涵不是教给孩子如何背诵经典,而是培育孩子怎样自行成长;家风的功效不是做出样子给谁炫耀,而是教会家长懂得言传身教、无为而治;良知的光明不是用来照亮别人,而是用来光亮自己。任何一个发光体都是因为自己有光才可以映照别人,而不是把光亮给别人而使自己黯淡无光。

最后用陆游的话当结尾吧:纸上得来终觉浅,绝知此事要躬行。

我是先教育自己再教育学生的。

教育自己就是培育自己的志向、慎独自己的心灵、匡正自己的行为、修复自己的意图。孟子说人生之乐在于“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”。这里有两个前提:首先自己是个英才,因为蠢材是无法教育出英才的。再一个是有些学生确实不是英才,作为老师要扬长补短,使其成为英才。我说的是扬长补短,不是扬长避短。克,是用心志、习惯和自省克服。避,是视而不见,绕开缺点,不去触碰,可缺点一直在。

一个做教育的人应该是无情的。所谓无情是不可以徇私情,所有孩子都一

云说
家风

